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上孟

孟子見梁惠王章

呂留良云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爲戰國功利之說淪浹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纔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關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未嘗兼言義。獨於易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聖門矣。留良剽竊此意。變文曰孔子多言仁。孟子提出義字云云。一若千古無人說義。直俟孟子提出者。又若千古無

人知言義自孟子始。直待留良看出者異哉。至以禪悅
良知比之戰國之功利。擬議不於其倫。夫誰信之。

呂留良云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繫戀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爲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爲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爲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鬪利爲從治以義字鬪利爲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

禮運云。用人之仁去其貪。朱子謂仁止是愛。愛而無義
以制之。便事事都愛。故用人之仁。當去其貪之失。此所

言仁乃氣質之性偏於柔善故於去取辭受之間不能決斷所以有貪之失也若孟子所言仁義乃從本原處說先儒論之詳矣留艮乃謂利之根原從仁出無義則仁皆利貪嗜係戀之私皆仁之過惡此執途人問之無不知其說之不通也夫無私之謂仁萬物一體之謂仁稍萌一毫私利之見便與天地生物之心懸絕此仁所以爲元善之長而義禮智皆從此出也如留艮言則是仁不但非元善且并不可以爲善即云裁之以義而後善亦是義之善而非仁之善凡專言仁者皆利也惡也

較之荀卿性惡之說。抑有甚矣。又云。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仁內義外。二氏之慈悲長生。權術家之事功。皆知有仁而不知有義。試問以貪嗜係戀爲仁。非卽食色爲性之謂乎。將謂告子之言義非。而言仁是乎。將謂聖賢之所以異於二氏及權術之學者。彼以仁而吾以義乎。卽此一條。滅棄仁義。壞亂堯舜孔孟之道。罪惡可勝誅乎。

呂留良云仁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爲仁義皆利做來只成五覇假之仁義之眞源絕矣故必先除卻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末財散

民聚本旨後方轉出以義爲利以財發身之理若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　又云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

義利之分。所爭在毫釐之間。入乎義。卽出乎利。入乎利。卽出乎義矣。然則何謂仁義未嘗不利乎。仁義之利。仁義而已矣。不遺親。仁也。不後君。義也。君固無所利於民然未有不欲民之仁且義者。民非挾仁義以利其君。然未有仁義而遺親後君者。此卽大學所謂以義爲利也。留良乃謂除却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試問仁義矣。安得有言利之邪心乎。是終

以仁義爲不利也。是終以仁義之利。爲有害於仁義也。其於義利關頭。茫無定見可知矣。又云。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如此說。是孟子誘王言利也。是以仁義二字爲言利之關鑰也。又與前說自相剌謬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呂留良云王道之始始字或云即資生資始意言王道盡於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生送死一部周禮盡之如以此節爲始事下節爲終事雞豚狗彘始不當畜耶此論不然一部周禮畢竟幽居允荒時尚未有此精詳也雞豚狗彘始固已畜若看五母雞二母彘即是文王養老之政豈文王前不曾畜耶即五

母二母織細精詳處正是王道盡頭若任人家多畜者使利不畜少畜者失養便不是王道矣故謂王道之成究不離始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可

又云或謂三者是民生日用至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不違不入即法制中農政及虞衡之令典非止法制未備事也始字即萬物資始始字之義統貫王道不知三者雖重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能取給不違不入固亦是法制然其教易施雖無王者如覇者富強之政亦能及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學校等法制覇者富強無其心不得其道故不能爲即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爲惟王者參贊化育上下與天地同流乃能爲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雖極重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

又云當法制未備時即撙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

又云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之宅節則直是王者自爲制造非天地之

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鑿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行陋儒反謂井田封建學校之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爲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此見識榜樣輒道漢唐以下所爲便是王政豈不謬哉　又云宅牆餘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

不違以時不入三者。王道之始如是。終亦未嘗不如是。樹桑畜產。王道之成如是。始亦何必不如是。孟子特隨舉數端言之耳。至於規制法度。終詳而始略。非必始事絕無制度也。即如不違三者。亦必有嚴兼并。弛山澤。申命鼓舞之法在。此豈伯者之所能爲乎。亦豈徒事清心

寡欲絕無條教號令所可致乎雞豚之畜約舉其數亦量其力之所能畜耳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正爲不限以數故勤者能多畜以致富也豳風七月之篇曰六月食鬱及薁八月剝棗皆所以養老也墻下之植豈無他木桑柘其本務也故特言之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章

呂留良云陳大士謂省刑罰薄稅斂從此推之勸教勤學禮賢任能罪已責躬弔死問孤乃盡艾千子云省刑薄斂當時救急之政故特言之耳勸教勤學禮賢任能王者大道理也罪躬責己弔死問孤則霸者亦有之救急之政此王者大道理先一著粗一著此霸者所有則又專似勾踐輩耳曰此二句便是王者

徹上徹下徹始徹終本。事如何別尋許多條目總坐看得此二句粗淺以勸教罪躬等作用爲精深也不知此等作用正粗淺豈特罪躬責巳弔死問孤爲霸者事即勸教勤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大道理于子謂省薄爲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流見識耳

省刑薄斂。只是鋤去虐政耳。即急切拯救。亦必有多少撫恤安全之法在。留良乃謂二句是王者徹始徹終本事。謬矣。又云勸教勤學。禮賢任能。不當王者大道理。則謬之又謬也。且下文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非即教學之事乎。

呂留良云晉國據天下形勝秦之所以不能得志於中國者以晉之蔽其前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制

秦秦人遂得東窺函谷涑水氏書法始於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蓋亦以天下大勢無過於此周秦興亡於是乎在故託始於此不止繁纓之惜而已也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義無大於君臣三家分晉周不能討而又命爲諸侯涑水之大書特書與春秋託始於宰晅歸賵之義同留良謂自三晉分力不足以制秦秦人遂得東窺其說未嘗不是但以溫公通鑑始於三晉之分爲從天下大勢起見則謬也

孟子見梁襄王章

呂留良云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亂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又云有謂定一是以勢言曰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秦漢後煞是不同若單論勢力是戰國以後之事豈孟子之旨乎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之言皆驗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正不必一一求驗然通盤算來畢竟驗

襄王問惡乎定孟子曰定於一定卽治也留良判治亂分合爲二謬已孟子明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留良乃云治亂以德移分合以力併此謬之又謬也至其說之前矛後盾雜亂無章總由理不明故詞不達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呂留良云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而桓文并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并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於弑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

存誠主敬直內方外。聖賢上達工夫盡於此矣。今云聖賢之學。不是纔義纔誠便了。殊不可解。

呂留良云只一未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裏許

蒙引朱子未字有意味云云。此言人心爲仁之宅。如今日見牛而惻隱之心固發矣。後見羊之觳觫。則又有惻隱發焉。雖至於十百千萬。凡見有不可忍之處。皆隨感而發。無有盡時。故曰仁不可勝用。此留良所云。未字中

有多少道理事業之張本也。但不明言其理。只教人未字中求。鶻突無分曉。

呂留良云物之輕重長短卽在於物心之輕重長短卽在於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於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卽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

留良好闢本心之論。此言無乃陽儒陰釋。摭引聖賢之言。而反爲之地乎。心一而已。說到長短輕重。便已是指在物之理而言。但權度却在吾心。所以朱子謂心之應物。其長短輕重難齊。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體用實主。自是曉然。所謂本然之權度。卽指理之具於心者也。

不指出理字。漫云以心度心。則所謂權度者。亦無寸之尺。無星之秤而已。先儒辨之詳矣。

呂留良云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略全書皆然　又云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根本

帝王經世之道。教養並重。萬不得已而去食去兵。信必不可去。是教又重於養也。孟子每言分田制產。必及庠序學校。即爲梁王報怨雪恥計。省刑薄斂深耕易耨而外。猶必繼以孝弟忠信之修。今云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謬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呂留良云陳大士謂巡狩實爲報禮而以自狩爲文曰非下交也巡狩也如是則天子尊實爲廉察而以出狩爲名曰非廉察也巡狩也如是則諸侯皆安矣曰此直是胡說報禮之云雖鄙俚猶有些小道理若廉察諸侯之變則竟以盜賊心事看帝王矣奚其可艾千子云帝王大典大制都被秀才說壞可歎也此言大有關係

學者戒之

王制五年一巡狩。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諸侯不敬不孝者。削以地。絀以爵。有功德者。加地進律。非廉察而何。但孟子明言巡所守。而陳際泰云實爲廉察而以狩爲名。是則其立言之不善也留良欲肆議

議索性增一變字以甚所言之謬集中毀詆先儒之說如此類甚多。

呂留良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一舉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此亦非板定常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大法深宮大廷至治固不止春秋區區矣 又云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

先王之世亦既家給人足矣而先王惟恐有不足不給也而省之省耕省斂有時而不足之補不給之助則無刻不廑乎君心此所謂視民如傷也留良乃謂因論遊觀而及此非板定常例仁政不主乎此如此說是先王

因觀而有事。非以事爲觀也。輕重倒置。失孟子之意矣
況周官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
施惠。正以仁政莫大於此。王若有事。不能春秋時省。則
鄉師代王巡行。以王命施惠。正所謂板定常例也。留良
論古。不考驗經傳。而多以臆斷。學者可爲所蔽乎。兩而
字。是急注語。非轉換語。今以省耕斂爲恐失時。補助爲
省中一事。不大謬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呂留良云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者二字是責難
語非張大語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便

是看下文引文王治岐爲證其旨自明　又云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爲榜樣正是孟子善導齊王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

孔孟言仁政。多稱文王。蓋遠舉虞夏不若近述本朝之爲有徵也。周之王業。始於文王。故每稱文而不稱武。不獨此章爲然也。許東陽云。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留良剽竊此意。又泥其文而失其指。乃謂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便是。故獨引文王治岐爲証。不言武周成康。下面言公劉太王亦是此法。謬哉。

呂留良云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須知文王不是單憫惜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爲此四者尤窮不及

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遽及四者故曰必先發政施仁。只泛言加恩於民。不必粘定上文五者。老老幼幼。乃王政之大端。而四窮又老幼中之無告者。故尤加憐恤。蒙引云。此先字如後利先義之先。非以時之先後爲言也。留良乃云。此四者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未能遽及。如其言。則是仁政之施。如九一之賦。以及夫關市之征。弛澤梁之禁。始初止及於四窮。其他則遲之異日。如戴盈之所謂今茲未能以待來年也。有如是之王政乎。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呂留良云有謂國人實共禍福不肯以虛譽借日若如此說則竟問國人可矣何用多問左右諸大夫　又云凡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爲主明即公也未聞以公爲明者也　又云章末結到國人殺之則可知左右皆曰賢一段亦惟國人用之也語意專重在國人但國人之稱賢雖無黨同作好之疑而其人之得衆或有違道干譽之實故又須察而後用之非疑國人而爲是也兩個然後字俱從國人皆曰賢句生出以見其愼之至耳　又云未可不是多疑正見詳愼之至耳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故曰如不得已

留良云用人以明爲主。明即是公。此似是而實非也。蓋明生於公。未有不公而能明者也。此節言進賢之愼。內

不徇已。外不徇人。展轉諮詢而後察之。愼也。卽公也。至
察而後見。則公至而明生矣。若云明卽是公。彼察察爲
明者亦將謂之公乎。且不公又何從得明乎。留良又云。
章末結到國人殺之。則可知左右皆曰賢。亦惟國人用
之也。語意專重在國人上。夫所取乎國人者。正以其共
禍福。而不以虛譽借其論較左右諸大夫爲公也。旣以
國人之論爲重。則是用人以公爲主明矣。如何說只貴
明。明卽是公平。至云兩個然後字。俱從國人皆曰賢句
生出。以見其愼之至。此亦不然。左右諸大夫之所賢。不

必非國人之所不可。國人之所賢。不必非左右諸大夫之所不可。若必國人皆曰賢而後察。則國人皆不可。又何用察耶。又謂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此又與重在國人之說相剌謬矣。且必三者之論合而後察。則有一不可。即不察矣。何以三者俱不可。而猶必察耶。賢不可。總在一人身上說。不可而去。即識其不才而舍之也。亦可勿聽。不但左右諸大夫之言。即國人之論亦然。然後二字。通承上文。謂徧訪左右諸大夫國人矣。然後從而察之也。察之而國人之言是。則從國人。

左右諸大夫之言是。則從左右諸大夫。左右諸大夫國
人之言皆非。則違衆而從所察之實蓋三者之論雖合
而猶察。非必三者皆合而後察也。至下節云國人殺之。
則所用所舍之皆由國人。可知矣。莫公於國人之好惡。
所以必詢之左右諸大夫。猶必自察之者。特恐所見之
非實。如註所云同俗特立之士。國人或誤以爲賢不可。
故叅以左右諸大夫之言而自察之。以求其好惡之實。
蓋國人之好者賢也。所惡者不肖也。見賢而用之者。好
民之所好也。見不可而去之者。惡民之所惡也。若徇國

人之論而不求其實。則所舉錯。或反非國人之所好惡。是徇國人而實拂其公好公惡之性矣。國君進賢以治民。所以愼之又愼者。凡以爲國人也。故曰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此章集註甚明。留良全不體會。信口騰說無非謬妄。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呂留良云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爲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爲策謂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效死爲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末云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巳其義巳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

不當以世守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又云可遷則遷可守則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齊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每讀是章必謂列圖碁布遷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嵒戈之間猶有棄地一成一旅尚可以爲只坐鄙儒眼孔小耳

旣云遷之說勢不可行。又云鄙儒必謂遷必不可。不自相矛盾乎。孟子爲滕君陳二策而請擇。意重在世守上章句之論備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呂留良云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令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令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

而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拳窠去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貼上句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

經書中言正心存心養心求放心求有泛言求心者言求心則是有所求而求之於心也即曰勿求於心亦必有所勿求者在也况此章引告子兩言勿求分明緊貼上文求者求所不得之言與心也於何求之求之於心求之於氣也言與心之不得所求之物也心與氣所求之地也若舍所求之物又何所求於所求之地乎留良

乃云看勿求下兩個於字可見告子非不得於言勿求心不得於心勿求氣但不求言於心求心於氣耳不知此處兩於字絕不足爲証據假令上文無所蒙劈空說個勿求下無於字則所勿求者無著今既云不得於言不得於心矣其爲不求言於心不求心於氣顯然可見豈必在兩個於字上著意乎留良解經每於没要緊虛字強生意見亦穿鑿無謂之甚矣

呂留良云夫志以下六句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賓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主

蒙引云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全是破他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爲不可了。故不復論。今云毋上句是承上不可。下句是駁上可字。謬也。或謂註於持其志上添出敬字。敬是徹始徹終工夫。知言養氣。皆當以持敬爲本。曰道理固是如此。但本文只將志字與氣字較論。未便夾入知言一節。且留艮以上一句單承上不可。則是持志只爲知言地。而與養氣無涉矣。孟子何用將志氣二字斤斤較量耶。揆留艮之意。似謂持志卽是求言於心。志定而氣隨之。則言可得矣。如此。則是知言亦氣上事。孟子自言所

長。又何必分知言養氣爲二耶。即謂知言只是知理言
字與集義義字相通。亦知自知而集。自集。知義而後集
義。集義而後氣得所養而配義。今欲混而一之。何貿貿
也。看註中凡曰可者云云。則此六句及下節。俱駁上文
可字意無疑矣。留艮自知分承與註意不合。故以上句
爲賓。下句爲主。不知三段各兩句平列。而意有重輕者。
上三句言志以帥氣。故志爲至而不可不持。是不得於
心。固當求之於心也。下三句言氣以充體。即次於志而
不可暴。是求之於心。猶當求之於氣也。語氣重在下截。

上截即上文可字之意豈得以分承可不可爲賓主之別乎。程子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留良迷誤之根蓋在於此。不知程子此言亦是泛言其理。志帥氣也句乃申明義內之故。惟志能帥氣。可知義由中出。非在外也。留良剽竊先儒之論。多失其本旨。粗疎甚矣。

呂留良云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先後則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知却貼言字言者人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良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於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

云集義集者事事積集之謂若統乎良知則良知卽義又何用集若以良知集義則義又在外耶

知行兩事而一理。可分亦可合。經書中有知行並言者。如致知誠意明善誠身之類是也。有知行只舉其一者。如云知德者鮮矣。則言知而不及行。蓋舉知。而行在其中。如云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則言行。而不及知。蓋舉行而知在其中也。觀此。則知行二者。可分可合。都無妨礙明矣。且聖教之最精者。無如一貫之旨。然而曾子一章。則主行而言。子貢一章。則主知而言。若必以知行合一爲嫌。而謂二者必當分說。則是曾子一章。少知一邊。子

貢一章。少行一邊。皆爲偏而不全之論矣。向見留良講一貫兩章。只將知行二字處處纏繞。不知何意。今乃知其先有知行之不可合在意中耳。横此意見。以觀聖賢之書。何異反鑑索照。無怪乎其喧客奪主。而茫無所見也。留良又謂若集義統乎良知。則良知卽義。又何用集。夫所謂良知卽義者。卽陽明以良知爲天理之說也。孩提之愛。仁也。稍長之敬。義也。仁義。天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此仁義也。不以仁義爲天理。而以知仁義爲天理。其說已不可通矣。況其所謂良知者。以心之昭昭靈靈

者言。即佛氏知覺爲性之旨也。陽明此說之謬。先儒辨之晰矣。至集義統乎良知。此即張子心統性情之說也。性即理也。具此理者心也。心具衆理而應萬事。朱子所謂良知即明德是也。惟拘於氣而蔽於物。故知待致而義待集。孟子之知言即格致。集義養氣即誠正修也。若如留良之說。義不統於良知。則心自心而理自理。又何內外之足辨。而邪正之可分哉。又謂若以良知集義。則義爲在外。試問當集義時。所謂義者爲從內出乎。爲從外入乎。若從外入。則是義外之說也。若從內出。則是所

集之義。乃吾心虛靈不昧之本體。所該載而敷施也。豈得謂集義不統於良知耶。留良闢餘姚之學。乃并孟子所言良知二字。痛惡極詆。必欲去之而後快。豈非惑歟。

或曰。孟子良知良能。以赤子之孝悌言也。若以爲心體之靈明則謬矣。曰良知一而已。赤子之愛敬親長。良知也。推而極之。大人之通達萬變。亦良知也。程伯子所謂良知良能。原不喪失是也。若必以借用古人字義爲嫌。則如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亦借用此良能字。惟其理之是而已。曾何礙乎。此又非得失之所係也。

呂留良云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末著況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子只强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孟子言知言養氣。是明自已得力。亦兼爲下學說法。若自孟子言之。則培養於平日。不至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時固也。若自下學言之。則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時十常有七八。若能緣此而求其理於心。求其助於氣。便是窮理持心之要道。烏可詆爲補救之末著舍之而不事哉。要之此段。孟子言告子之失。正在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上。孟子示人。亦全在求之於心兼求之於氣上。

學者之知言養氣工夫固在平日然當不得時尤有工夫在若以有所不得爲告子病而以求心求氣爲補救末著添此一段搜索却多出一段葛藤而正旨反晦矣

呂留良云至大至剛亦是虛空擬議即塞乎天地亦是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纔得此箇消息即未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便知此語不虛不然便活畫出一箇浩然模樣畢竟影響難信故孟子曰難言也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不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纔信得此事真實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　又云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所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間泛說氣塞天地直是寬皮大話

未能養氣之人。說與至大至剛。固信不及。卽借直養無害者身上言之。亦如何信得及。其不能窺測一也。須知直養無害二句。申說至大至剛之義。謂此浩然之氣。乃天地間之正氣。人得天地間之正氣以生。但順以養之則天地之塞。卽吾氣之剛大也。留艮之誤。由錯會大全程子之論。及註中所引謝氏語爲正解也。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無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謝氏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二說乃指示學者親切體認工夫。非此節直養無害之正解。至云所塞處。

郤在天地之間。不得離卻之間泛說。此尤穿鑿不經之論。

呂留良云配字在空中紐捏則氣配義道與義道配氣有何說不去處須實體貼到日用事業上方見是氣配義道倒亂不得如今人也曉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中間消沮或雖行而意象衰颯皆不能養成此氣故也故朱子於此節氣字指功用而上節氣字指體段

朱子謂氣之未充也。以道義而養。及旣養成。此氣又足以配乎道義。所謂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或問中言之甚詳。蓋理氣本不相離。道義之能生氣。氣之能配道義。皆是實體貼到日用事業上鑿鑿如此。此節其爲氣

也言養成之氣以氣爲主故言氣配道義至下節是集
義所生者推原氣所由生便以義爲主故云行有不慊
於心則餒矣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氣便餒義之爲功
於氣何如哉說義說氣或輕或重是本文語次如此留
良並不分別本節與下節次序而漫云倒亂不知所謂

呂留良云義是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公理義之
盡頭統體處便是道義與氣最親切舍却義氣亦無
從配道舍却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
集義與字最宜玩人多貪發配字昧却與字

觀此段可知留良之不識道與義爲何物矣氣與道義
猶有形上下之分焉若道與義則一理而已氣之配義

卽是配道原無兩層義之生氣卽是道之生氣本非二事今留良乃云舍却義氣亦無從配道則是氣本不能配道必假義爲緣而後可以配道又云舍却義則道亦不能生氣則是道本不能生氣必借義作徑而後可以生氣也有此理哉此由留良錯看下文但言集義因謂義與氣近道與氣遠又因錯看本句與字因謂道與義爲二物隨文生義傅會穿鑿而胸中實不能了然豈非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之尤甚者歟

呂留良云徐爲儀日有謂氣須合於義道者無義道則氣餒若云無氣則義道餒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

節又爲贅大全蒙引諸說已辨之義道固不可云餒當是氣餒蓋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盡所以不能配道義而餒然說約又有以爲非氣餒乃體餒者說正可參要之皆非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按餒字卽指道義餒有甚說不去此說肆於袁黃黃宗禪而叛註與義外之學故云云耳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道義同爲吾身心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行卽行亦不能盡乃所謂餒也故配字朱子以李延平一滚出來解之黃爲禪學看得義道便是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餒故云說不去耳今旣知氣配道義之爲是又曲爲兩騎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知者耶

朱子曰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卽如飢人之不飲食而餒者也又門人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

按此則彼謂體餒者固非而留良謂道義餒則尤謬也

蓋形氣之屬則有增減成壞道義只是此理安得有餒
不餒即如留良所謂氣不浩然則吾之道義不能行即
行亦不能盡即此可知其以餒屬道義之謬矣蓋行不
行皆氣爲之非道義有所增減於其間也或曰下節重
在義能生氣故則餒矣之餒屬氣此節重在氣能配義
故無是餒也之餒屬道義曰此留良謬誤之根也不知
二餒字俱屬氣但下節謂行有不合於義故氣餒重在
義上此節言平日無此養成之氣故臨事而餒重在養
成之氣上如此則不必換易餒字之解而此節重氣下

節重義犂然分明何用體餒道義餒之紛紛哉留良又謂袁黃言道義不會餒是看得道義爲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故不會餒此留良誤認會餒者爲自家主人而判不會餒者爲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顛倒迷謬之甚也不知道義之散著於天地間者即其統會於一心者也任萬事萬物之紛紜必以吾性吾命爲之主宰孟子言養氣以集義爲先豈非以義禀於有生之初而其用伸於萬物之上惟義原不會餒是以集之而生浩然之氣氣之不餒道義爲之也若道義會餒又安能生

浩然之氣乎。留良不知天地間公共道理。即是自家性命骨髓。乃指道義不餒之說爲禪學。豈非大謬。

呂留良云襲義即是外義惟以爲外故可襲耳外義者必襲義如異學旣以讀書窮理爲騖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立大者主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愼獨諸經傳之言以行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襲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之不同其高且深者笑外而襲者之僞餙索性以不襲爲外然究竟不能不襲如大善知識視一切皆幻妄而上堂受戒拈香喫菜時又極精於世法他極怪者外到底離外不得蓋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裏邊的肯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姚江以事物上求至善爲義外正坐此病

朱子曰。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陸隴其曰。義襲

亦不是假託。只是平日不曾有實工夫。欲一旦强之使在道理上走。便不能。按此。可知義襲而取之五字。須作一氣讀。謂在義上襲取乎氣。非以氣襲義之謂也。留艮云。襲義卽是外義。又云。外義者必襲義。以義襲爲襲義。則是襲而取之者。非氣也。乃義也。與上句文氣不相聯屬矣。且此節。是言浩然之氣所由生。非爲辨義之非外而發。義襲而取者。雖是外義之見。然與告子之外義有異。彼亦知氣不離乎義。而非徒守乎氣。亦實欲行義。而非假託乎義。但不能積累於平日。而欲振興於一旦。是

爲暴其氣耳。若告子。則但守此冥然之心。一毫不照管而已。安有義襲之事乎。末云。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因言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卽此可見義之非外。非以告子爲義襲也。若於首二句。將告子之外義纏繞。則文義不得通矣。留良又以後儒主靜體天理致良知之學爲襲義於外。此亦不然。夫所謂主靜體天理致良知。皆是存心立本裏邊工夫。妄加以襲義之愆。烏能得其心服哉。朱子答平父書曰。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

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按此一條。深中主靜體天理致良知各家之病。亦可見留良槩以襲義斥之之顢頇無當也。至謂善知識家亦襲義。尤爲可笑。若據彼家之說。止爭悟本與否耳。不悟其本。則雖閉目藏睛。打坐澄念。亦是癡狂外邊走。若悟其本。則拈香喫菜。運水搬柴。皆是一乘寂滅場地。又何內外之有哉。此固

可以不辨。特以見留良之强不知以爲知也。又謂肯外求者卽非外義。亦不盡然。肯外求者亦顧其當與不當耳。若不識重輕。泛然逐物於外。正程子言格物所譏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此與外義而不求者。過與不及。胥失之矣。留良每到言理處。字裏行間。疵病無數。總由原無灼見耳。

呂留良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二句。看故曰二字。分明承上文行有不慊於心。而明義內非外之故。蓋義在內。是以能

集義則浩然之氣自然發生於中。視義爲外。所以勿求於心。此乃孟子告子緊相針對之第一著也。若告子之不求氣。是第二件失著。故孟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僅可而未盡也。告子外義。乃是不明天理。全體俱非。是以孟子表而出之。以示學者入路。若認作推原告子不求氣病根。則本輕而末重。非立言之體矣。且此節言集義工夫。以義字爲主。若言氣之不可不養處。意在上文。非此節之旨也。留良謂推原不求氣。文義亦非。

呂留良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四可以卽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

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智之事。聖之事。集中凡數十見。惟此處講孔子聖之時爲近是。然以四可字爲智。四則字爲聖。則謬甚。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者。所值之時也。時之所值。有可有不可。而至聖之心。則無可無不可。惟無不可。故無不當其可。四則字。逐句分看。見一定之義。合四句看。見不定之義。仕則仕。止則止。久則久。速則速。不待商量計較。絕無繫吝凝滯。此孔子之所以智而聖。非羣聖人所得而班也。

呂留良云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

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衆人與羣聖先簞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纔說孔子更盛如古今聖人出類二句人看來一樣無別於是造爲一句指羣聖一句指孔子之說尤爲杜撰不知雖一樣指羣聖而義原不同類指庸衆萃指大賢以下

註云。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釋出類二句。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釋末句。界限剖晰分明。人所共曉。從來未聞有以拔萃指孔子者。至出類二句。原一樣無別。出類。承上文類也。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謂在一國高出一國。在天下高出天下耳。留良乃云類指庸衆。萃指大賢以下。謬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呂留良云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著假矣

又云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此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朱子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個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留良襲此說謂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原非兩層不知朱子曰仁即德德即仁者德以仁為用仁以德為體也以字行字內尚有善推層次在豈得謂一滾

出來末節引七十子之服孔子以証心服之誠與引詩言思服之衆同令云德之大力之不大至孔子而極故引爲証本文語氣絕無此意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呂留良云有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不征而商已沐休况并去其廛則仁商者至矣如是而商與農其惠均此先王平民之道曰先王畢竟貴農而惡逐末待之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樣活變爲用之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兩個或字可見若竟與惠農均平看太過矣

王者視四民皆吾赤子也但農難而商易恐人趨易避

難。故逐末者多。則抑之。若謂貴農惡商。勢必驅末而盡歸之農。凡農人日用所必需之物。必皆取之宮中而後可也。所見又出許行下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呂留良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行是著力字看後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甚氣象豈是泛然便能行須著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或曰此二句指先王說是安而行後擴充是勉而行此處不宜說得著力吾謂二句也不曾粘煞在先王身上只論現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其爲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對定擴充意以行兩字一滾出來方是擴充之現成盡頭處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承上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而言。以行二字。卽上斯有之意。非著力字。下文火然泉達。是初學者方務擴充。有此氣象。若先王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放之天下而準。便如日月之光。大海之流。非火然泉達之所可比矣。留良又云。非是泛然便能行。須著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以此証其著力之意。豈知乾旋坤轉。雷厲風行。須看本領如何。豈但著力之所能得。若在聖人分上。縱不著力。安而行之。亦是乾旋坤轉。雷厲風行。若在初學勉强

擴充得有火然泉達氣象。已是佳境。如何便能乾旋坤轉。雷厲風行。若必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算能擴充。則是高其途。難其事。翻使初入門者。無下手之處矣。留艮此處將聖人之事。與初學合而爲一。理既不通。下面節節自相矛盾。其云二句不粘煞先王身上。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不盡。其爲行則一也。夫此二句。正承上文有不忍人之心二句。不粘先王身上。文義如何通得去。且若兼安勉在內。則勉者之人。如何便能斯有不忍人之政。如此之易。又用功之難易。分量之盡不

盡。俱在此二句內。則下句又何以云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運天下於掌上。豈用功難而分量不盡者之所能到耶。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通矣。留良自知說不去。又云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入下手。據此。則聖人之事。在此節中。學者之事。在後文擴充中。判然矣。前說之謬。不彰彰乎。留良又欲回護前說。復云究竟擴充只是行也。對定擴充意。以行兩字。一滚出來。方見擴充之現成盡頭處。夫曰擴充。則非現成矣。曰現成。則無待於擴充矣。擴充之盡頭。方能至於現成地位。今

曰擴充之現成盡頭。請問此語有一字相聯屬否。夫一段之中。而杈枒矛盾。七花八裂。以此解經。惑人甚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呂留良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與人同自是舜與人同舍從樂取自是舜舍從樂取與人爲善自是舜與人爲善善之量固自大然非舜何以見其大有謂非舜能公之是卽不增不滅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諸佛衆生同在大圓覺智非聖賢所謂善與人同也

留良以人能弘道。證舜之能公善。非也。所謂人能弘道者。言道體無爲。必待人而後行也。若此章所言善。乃天下之公理。非人已之所得而私舜惟止知有善。而不存

一毫人我之見。所以舍無係吝。取無勉強。因其本同而同之。此舜之所以大也。孟子言聖賢好善之誠。以舜爲極至。正以示人善爲天下之公。不可挾有我之私。自小其善之意。若如留艮所言。是謂善之在天下者。藉舜之公而後成其大。與孟子贊舜公善之旨。相懸隔矣。至不增不减。吾儒亦有此語。但所指者異耳。孟子言性善。而程子發明之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又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非卽不增不减之意乎。時解所謂非舜能公之。亦卽善本公理之意。留艮乃比之佛

氏之大圓覺智。謬矣。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呂留良云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自有不隘之夷不不恭之惠在自不消爲夷惠斡旋而當時學術後世流弊自能不爽銖黍矣

夷自是有隘處。惠自是有不恭處。隘自是淸之過。不恭自是和之過。朱子或問語類言之悉矣。留良乃云。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是謂隘無害其爲淸。不恭無害其爲和也。又云。夷隘惠不恭外。自有不隘之夷。不不恭之惠在。是又謂不念舊惡。隘而不隘。三公不易。不恭而恭

也若然。君子又何憚而不由哉。非此章之本旨矣。

孟子將朝王章

呂留良云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却是褒奬尊頌乃後世之敬非孟子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非堯舜之道不陳者。正欲堯舜其君也。若謂自己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故不敢不以此陳告。不是說君定做到堯舜。如此。則與齊人是何足與言之云。何以異哉。留良每言仁義道德。輒多支離。可知聖賢義藴。非妄人所

得勦說也。

孟子謂蚳鼃曰章

呂留良云有謂孟子有排難解紛之意故不受祿爲其畫地爲限不敢代庖也激蚳鼃一事正是孟子爲齊自爲處曰孟子當日之留齊爲行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不足與有爲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爲善故戀望不忍卽去此孟子之仁義交至也蚳鼃一事但就鼃言鼃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道其發蚳鼃也初不爲齊何況自爲言外推論謂其卽此有益於齊而無傷於自爲則得若謂孟子以此爲齊自爲則純是權術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爲也

有官守者。必得其職。有言責者。必得其言。凡以爲君也。不得而去。自爲亦無非爲君也。孟子何愛於蚳鼃而諷

之諫意當日齊王必有可諫之舉冀幸盡之言之而齊王聽之使王能聽盡言不必言自已出也此孟子爲王之意也而留良乃云就盡言盡非以爲齊果爾則是自古直言敢諫之士皆所以自爲而非爲君也聖賢教人正直忠厚以事君皆爲臣子計非爲君國謀也即此可見留良居心之悖矣

燕人畔章

呂留良云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豈待後人爲之解說蓋此時是宜有過不宜無過　又云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意上起理義有何過此有二種一爲眞過一爲似過眞過者知有未至看理義稍

粗以爲是矣而未止於至善也似過者於理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迹違非庸人所易曉又不可以告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已過其實盛德至善即聖人所謂權也只此二種總於理義得過故聖賢無時不憂危惕厲而愈見其過多惟釋氏本心自信其心無他即以爲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處自認爲率性爲真心白沙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成大過蓋即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體渾純是過從這上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行而不宜之謂過過而宜則非過矣使管叔監殷不可謂非周公之過然不忍逆料其兄之惡則天理人情之常也孟子謂周公之得過固宜非謂此過爲聖人所宜有而不可不有也集註其過有所不免說得最有斟酌

蓋管叔之惡未著。不惟周公不知。在廷亦無有料及者。假若使之時有發其惡而昌言不可使者。周公雖不信。亦必不使。如此。則周公得免於過。幸也。知無過之出於幸。則知有過之不幸矣。留良乃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然則封象而使不得有爲。舜之處象。乃不宜與。況周公之過。在使管叔。不在誅管叔。今謂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已過。其實盛德至善。卽聖人之行權。此等語。𫍲問途人而知其不通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呂留良云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而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爲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看後來漢高祖猶祠孔子而尊其道亦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則孟子之言荒矣

必有名世。是以名世卜王者。非以王者卜名世。蓋天生名世以佐王者。自皐夔以迄望散。莫不如是。孔顏之不遇。其偶然耳。當數過時可之日。無名世其人則已。亦既有之。天豈虛生是人哉。此孟子所以殷殷屬望於王者之興也。留良乃云。義重名世。不重王者。試問名世之稱。

非以其功業顯於當時。聲譽垂於後世乎。不有堯舜。安得有皐夔。不有湯文。安得有伊萊望散乎。又云。漢高祠孔子。亦是師其道。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然。則唐虞有皐夔。即萬世之名世也。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又何必有名世乎。孟子以王者之興可必名世之具在我自信將來之必遇。故曰舍我其誰。蓋聖賢皇皇憂世之心。到底不忍作絶望之詞。若云我自不愧名世之實。雖不遇何傷。此彼一時講道論德之說。非此一時悲天憫人之心也。

滕文公爲世子章

呂留良云性善反面只對性惡一宗不旁及三品之論所見方卓蓋凡爲異端只要掀翻善字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世而不足以統攝故又遁此二宗則惑亂益巧矣善惡混者故降善與惡同等援善入惡所謂落水掩人也無善惡者故播惡與善同滅所謂予及汝偕亡也總是極憎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杞柳之說後遁而爲湍水又遁爲生之謂性其話頭有轉換宗旨只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狐精狡獪別無他法

公都子廣引言性之說或曰有善有不善或曰無善無不善或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而荀卿獨膽大心粗直敢言性惡其得罪聖門大矣然謂諸言性家皆祖述

荀卿欲以証成性惡之說。則留艮深刻過當之論也。蓋所謂無善惡與善惡混者。皆由不知理之麗於氣。與習之日以遠。故爲此游移無定之論耳。若孟子道性善。直從本原處說。只有一是。不可更容他說。是以初辨杞柳又辨湍水。又辨生之謂性。正謂性善之說不可有二。經中明文昭然。留艮乃謂單對性惡一宗。豈非妄談。

呂留艮云有謂人與人一也曰道一非人一也人如何一得堯與舜便不同矣

道即性也。其此性者人也。性一則人無二矣。故曰堯舜與人同耳。本節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皆謂聖人非

異人無不可學而至也況聖人之與聖人又何不同之有而留良乃云人如何可一堯與舜便不同豈非亂道

滕文公問爲國章

呂留良云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實同是十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 又云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徐二說爲近或云易姓改步異名同實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以新其法耳是將殷周聖王都說做朝三暮四欺詐之狙公矣亦是後世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隨時而加焉

三代授田多寡不同之故實屬可疑若云夏時洪水初

平。由尚未可盡耕。而限於五十畝。則閱數百年而至殷又何爲而不百畝。此陳氏之說。未可盡信也。先王爲民制產。患不足。不患有餘。若以民用儉約之故。而任民有遺力。地有遺利。先王愛民之意。殆不如是。此徐氏之說亦不足爲據也。頒爵祿章云。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下食五人。夏田得周之半。是上農所食者五人不足。下農所食者二人有餘耳。八口之家。嗷嗷者不少矣。至溝塗川畛。非旦夕可竟之功。當開國草創之時。勞民傷財。變更成法。使農人不得守其先疇。朱子亦嘗疑之矣。然

則所謂尺步長短異名同實之說。是或一道歟。禮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此其與民變革者也。律度衡量。各有一朝之制。授田以尺度之長短。爲積畝之多寡。豈得謂故易名號。爲狙詐之術乎。田制既不可考。後儒各隨所見爲說。留良必謂彼爲是而此爲非。亦膠固之論也。

呂留良云或云徹勝於助孟子勸滕行徹非勸滕行助下文自是明白曰謂徹法兼貢助可謂徹勝於助未可謂勸滕行徹可謂非勸行助未可看明堂章尊賢使能章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爲至善未嘗善徹也請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徹亦爲國中難行助處只得變通如徹耳然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多究

竟以助爲主故死徙無出鄉二節單言周之助法作總結也　又云此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周徹法故孟子下箇請字周徹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歛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貢法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爲自賦故下箇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箇自賦字就滕壤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　又云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徹亦助國中用貢周法亦是佐助之窮耳

孟子爲滕策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註云周所謂徹法如此留良乃云此是徹法却不純是徹法故特下箇請字不顯與註悖乎請字乃立言開端語豈爲變通徹法而言乎又云徹亦九一而歛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爲自賦故下箇什一

字。貢之名可不復故下箇自賦字。不知而助二字。乃點明九一之義。九井制也。一者中爲公田也。中公外私。非助而何。以下獻上之謂貢。自賦即貢也。謂後世取民加重而定爲什一。是已。謂助法當復。貢之名不必復。故稱自賦。顛倒名實。是則狙公之見也。至云國中難行助。故兼勸行徹。是又以貢爲徹矣。不通抑又甚焉。

呂留良云近人有謂改徹即叛商以明公劉文王之不然却是後來私心議論拘於後世文法偏小見識當時聖人只以民事爲重那有許多虛文忌諱若云當商時不應更制豈止徹田如太王之立司空司徒設皐門應門冢土公劉之制三單京師文王之出師類禡何非帝制自爲將盡責以僭擬耶抑又有別說

而經不足憑恥故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妄例三代聖人也

大雅篤公劉之詩云徹田爲糧此所謂徹非即周時百畝而徹之制先儒謂後人以徹爲名實本於此亦未必然或以徹田爲叛商固非留良謂聖人不拘虛文忌諱而改制亦謬也至以太王之有司空司徒爲帝制自爲尤可駭異朱子曰漢人未見孔壁古文尚書周官但見伏生口授牧誓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爲三公而置之古者諸侯之國止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周是時方爲諸侯乃侯國制度自是以後先儒據此以考經傳

無不合者。留亰豈俱未寓目耶。又太王之設皐門應門冢土。皆是遷國時新立之名。非商家天子之制。有皐門應門之名號也。及周有天下。仍太王時之舊名。乃以皐門應門爲天子之門名耳。留亰何考之不詳也。三單者三丁一人爲兵。而復更迭用之。此乃兵制之常。京師者詩云京師之野。言其野之廣大。公劉就此建都。後世因以爲王居之號。猶漢都長安。後雖京城不在陝右。亦名長安之說耳。以此爲公劉之僭。何啻說夢。留亰學術粗疎於世代先後。制度沿革。毫不講究。似此談古。豈非怪

論乎。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呂留良云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之句應使禹稷契皆堯使之矣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爲重也　又云堯舜之憂不同不爲所得之人有多寡大小蓋君相之職分不同則其所憂之大小又有差看上文堯獨憂之及舉舜舜使等句自明　又云人不止是舜禹皐陶自舜禹皐陶推去所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也故曰堯獨憂之然堯只要得禹皐陶此之謂大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讀西銘便見箇仁字完全

當洪水未平之時。堯未得舜。故獨憂之。舜舉而堯之憂卽舜之憂矣。舜使益禹稷契而堯舜之憂。又卽益禹稷

契之憂矣留艮乃謂君相之職分不同。所憂之大小有差。如此。則是舜不能以堯之憂爲憂也。堯何爲以不得舜爲已憂乎。不但舜也。即益禹稷契所憂。亦不止於所事。若謂山澤焚而益之憂釋。水土平而禹稷之憂釋。是循分塞責之庸臣也。豈聖人之存心乎。第八節曰。聖人有憂之。又曰。聖人之憂民如此。此聖人。堯舜禹益稷契俱在其中。留艮謂憂民句緊與獨憂對。使禹稷者舜。而命契舉放勳。可見堯爲重。此最穿鑿不通之論也。許行聞孟子分田制祿之論。託爲並耕之說以亂之。孟子力

闢其妄。只在有大人之事二句。自君相以及百職庶司。皆大人也。皆治人而食於人者也。今云堯得舜舜得禹皐陶。此謂大人之事。將以百職庶司爲小人乎。將使與民竝耕而食乎。謬矣。至分殊理一之說。尤爲亂道。不足辨也。

呂留良云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爲天下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天下字。對上人字言。惠與忠之所及有限。爲天下者。欲天下無人不遂其生。無人不復其性。此便是仁。但不得

其人則教化無由廣恩惠無由周耳豈有爲天下而其心其事尚有私而不公利而非義者乎利與私尚得謂之爲天下乎所得之人雖有大小然皆能心君相之心以爲天下是即人主所勤求而惟恐不得者也若必如堯舜之得禹臯稷契三代猶難之何論漢唐按之孟子本旨初無此許多轉折留良務爲深刻皆附贅懸疣之語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呂留良云治亂是說主持斡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斡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

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此二氏之看治亂自以爲橫出豎出而不知其終不出治亂中正是不關治亂之一物耳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都在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

又云堯時一亂與後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

治亂循環。氣化人事。兩不相離。大全蒙存之說備矣。留良云。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所謂只有一治者。豈非以主持由人。而氣化未嘗有權耶。不知聖賢之所以皇皇而不忍釋者。正以盈虛消息。乃天道之常。惟恐天之所禍。人莫得而勝也。至云二氏乃不關治亂之物。此自二氏言之乎。自治亂言之乎。如自二氏言之。彼

固自以爲置身治亂之外矣。留良方反其說曰。橫出豎出。終不出治亂之中。何以又謂之不關治亂乎。如自治亂言之。二氏之亂。豈在楊墨之下乎。而謂之無關治亂乎。留良以闢二氏爲名。而於二氏之所以爲二氏。究未嘗有定見也。

呂留良云無毀譽之直道即三代之行懼亂賊之取義即天子之事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豎儒驚倒天子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僭竊豈身爲僭竊之事直是癡人夢中說夢也　又云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充類至義之

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豎儒不明大義見天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爲僭竊以正人之理其迂戾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

春秋明天道修人紀撥亂反正辨名定分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惟天子能行之惟聖人能言之孔子作春秋言天子之事非行天子之事也註云無位而託南面之權謂罪孔子者爲此說耳講章有謂卽伊周之放攝非也有謂還大權於天子者亦非也留良乃云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殊不可解旣云懼亂賊之取義卽天子之事又何待充類至義之盡而後見其理如此若必待

充類至義之盡乃爲天子之事則是孔子之作春秋尚未爲義之盡尚未可言天子之事乎明與本文背矣

呂留良云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衛道討而其事實與位違聖人誠有不得已焉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爲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如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罪我非望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

知罪二字只作一例看

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

知我罪我二句聖人只以明其不得已之意耳孟子引此申明上文天子之事言天下一治與險阻既遠及天

下大悅二段一例東萊呂氏云邪說暴行天下所同見聞而孔子獨懼何也手足瘋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顰蹙慘怛中心達於面人皆瘋痺而孔子獨無疾是以懼也春秋成而亂賊懼猶倉佗和緩療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痛癢也由此言之則是知孔子者恍然於孔子之所以懼而懼也罪孔子者罪之心即懼之心也盡天下之人無不懼則人心正而邪慝不作此春秋之成所以為古今一大治也留良乃云只春秋天子之事一句知罪兩種道理都到又

云知我亦罪我罪我亦知我。合下道理如此。是以孔子之作春秋誠有罪。雖諒孔子者。不能爲之諱也。知我罪我。註中明分兩種人。知者聖人之徒也。以爲罪孔子可乎。罪者亂賊之徒也以爲知孔子可乎。總由錯看章句託南面之權句。因而妄生議論。不知春秋所以爲天子之事。只是是是非非。如天子之命德討罪而已。孔子非史官而操筆削。故曰罪我者惟春秋。若以褒貶爲僭踰語孟中發奸摘伏。顯微表幽之論不少。將皆謂之僭踰乎。

呂留良云有謂趙盾未嘗弑君以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弑其君許世子未嘗弑父以不嘗

藥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許世子弒其父故楊墨雖無無君無父之心而卒莫逃乎無君無父之罪曰引例不當趙盾許止迹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說似善而心必誅正相反也趙許之罪正以人理責之豈可側禽獸之說哉

以許止爲可原猶爲近似若夫趙盾之心路人知之矣以爲迹當罪而情可原豈非亂道困勉錄云無父無君尚未至於弒父與君至率禽獸食人而人相食則弒父與君亦有之矣從來暴行之作皆起於邪說彼以盾止非弒君者邪說也孔子正盾止之罪誅既往之暴行杜萬世之邪說也以此坊民猶有無父無君如楊墨者孟

子以世道自任。能無懼乎。